

随风而来的 玛丽阿姨

PIAO LIU PING GONG SHU SHI JIE TONG HUA DA SHI ZUO PIN JING HUA

漂流瓶丛书·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

刘海栖 / 主编

[英] 帕·林·特拉弗斯 / 著

任溶溶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漂流瓶丛书 · 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刘海栖 主编

[英]帕·林·特拉弗斯 著

任溶溶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·世界童话大师作品精华

书 名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著 者 [英]帕·林·特拉弗斯

译 者 任溶溶

总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2060055 - 4706

总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编:250001

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× 1092mm32 开

印 张 6.875

千 字 77

ISBN 7 - 5332 - 3230 - 5/I·804

定 价 9.00 元

Mary Poppins by P. L. Travers

Copyright © 1934 by The Trustees of the Estate of P. L. Travers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David Higham Associates UK through

Arts 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 USA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0 by
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东风 (1)
- 第二章 休假 (16)
- 第三章 笑气 (30)
- 第四章 拉克小姐的安德鲁 (50)
- 第五章 跳舞的牛 (66)
- 第六章 倒霉的星期二 (84)
- 第七章 鸟太太 (106)
- 第八章 科里太太 (115)
- 第九章 约翰和巴巴拉的故事 (139)
- 第十章 月亮圆了 (155)
- 第十一章 买东西过圣诞节 (184)
- 第十二章 西风 (202)



第一章 东风

你要找樱桃树胡同吗？那只要问一问十字路口那位警察。他把帽子稍稍往旁边一推，搔着头想想，就会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用一个大指头指点着说：“先向右，再向左，然后向右拐一个大弯，就到了。再见。”

照他指点的路走，一准错不了，你就来到樱桃树胡同的正当中。胡同的一边是房子，另一边是公园，当中有长长的一排樱桃树。

要是你想找17号——你准得找它，因为这本书就讲的这一家——你一下子就能找到。第一，这座房子在整条胡同里最小。第二，这家人家墙粉剥落，需要粉刷了。可这房子的



主人班克斯先生对他太太说，她或者是要一座漂亮、干净、舒适的房子，或者是要四个孩子。两样都要，他可没这个条件。

班克斯太太经过再三考虑，决定情愿要大女儿简、第二个孩子迈克尔和最小的一对双胞胎——约翰和巴巴拉。就这么定了，班克斯一家于是在17号住了下来。布里尔太太帮他们烧饭，埃伦帮他们开饭，罗伯逊·艾帮他们除草、洗刀子兼擦皮鞋。班克斯先生老说：“干这种活，罗伯逊·艾浪费了时间，我浪费了钱。”

当然，除了这几位，帮他们的还有一位保姆，叫卡蒂。可完全犯不着把她写到这本书里来，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头，她正好离开了17号。

“她走没跟你说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。我可怎么办呢？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“登报吧，亲爱的，”班克斯先生一边穿鞋一边说，“我真希望罗伯逊·艾不讲一声就走，因为他鞋子擦了一只忘了一只。我穿出去成了一双阴阳鞋。”



“这没什么大不了，”班克斯太太说，“可你还没告诉我，保姆卡蒂的事到底怎么办。”

“她人都走了，我看不出你能把她怎么办。”班克斯先生回答说，“换了我，我就托人到《晨报》去登个广告，说班克斯家的简、迈克尔、约翰和巴巴拉（不提他们的妈妈）急需一位保姆，人要尽可能地好，工钱要尽可能地少。然后我就等着保姆到前面院子门口来排长队。她们一准会叫我气炸肚子：为了妨碍交通、给警察添了麻烦，我得付一个先令。好了，现在我得走了。嗟，跟在北极一样冷。今天吹的什么风？”

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脑袋伸出窗口，低头看看胡同口布姆海军上将的房子。这座房子是胡同里最雄伟的，全胡同都为它骄傲，因为它造得跟一艘船一样。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，屋顶上还有个镀金的风标，样子像个望远镜。

“哈！”班克斯先生很快把头缩进来。“海军上将的望远镜说是东风。我也这么想。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我得穿两件大衣。”他心不



在焉地在他太太的鼻子旁边亲了亲，跟孩子们招招手，就出门进城去了。

班克斯先生每天进城，当然，除了星期天和银行假日。他在那里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的一把大椅子上工作。他整天工作，忙着数钞票和硬币。他有个黑色小皮包放零钱，回家有时候会拿出几个零钱给简和迈克尔，让他们放到存钱罐里去。碰到他省不出一分钱来时，他会说：“银行破产了。”大家一听，就知道他那一天没剩什么钱了。



好，班克斯先生带着他的黑色小皮包走了。班克斯太太走进客厅，坐在那里给报纸写信，求他们马上给她找位保姆，她在等着。



简和迈克尔在楼上儿童室窗口朝外张望，心想不知谁会上他们家来。保姆卡蒂走了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她。她又老又胖，身上一股大麦茶气味。他们想，不管谁来也比她好，就算只好那么一丁点儿。

等到太阳开始在公园后面下去，布里尔太太和埃伦就上来给他们吃晚饭，给双胞胎洗澡。简和迈克尔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口等爸爸回家，听着东风在胡同里樱桃树的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呼地吹过。这些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前后左右摇晃，好像发了疯，想连根从地上蹦起来似的。

“爸爸来了！”迈克尔突然指着一个砰地撞到院子大门上的人影说。简盯着越来越浓的暮色看。

“那不是爸爸，”她说，“是别人。”

接着那人影让风吹得晃来晃去，弯着腰，拔掉院子大门的门闩。他们看出那是个女人，一只手捂住帽子，一只手拿着个手提袋。简和迈克尔看着看着，看到了一件怪事，那女人一进院子大门，好像就让一阵风吹起来，直



往房子门前送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：风把她先吹到院子门口，让她打开院子门，再把她连同手提袋等等吹到前门口来。两个看着的孩子只听见很响的砰的一声，她在前门口着地的时候，整座房子都摇动了。

“多滑稽！这种事情我从没见过。”迈克尔说。

“咱们去看看她是谁！”简说着抓住迈克





尔的胳膊，把他从窗口拉开，穿过儿童室，来到外面楼梯口。他们从楼梯口这里，一向能够清楚地看到门厅发生的事。

这会儿他们看见他们的妈妈从客厅出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客人。简和迈克尔看到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。“像个荷兰木偶。”简低声说。那就是说她很瘦，大手大脚，有一双直盯着人看的蓝色小眼睛。

“你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乖孩子。”他们的妈妈说。

迈克尔用胳膊肘狠狠地顶了顶简的腰。

“他们一点不淘气。”妈妈嘴里这么说，可心里没谱，好像连她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。他们听见新来的人哼了一声，看来她也不相信。

“好，至于证明信……”班克斯太太往下说。

“哦，我有个规矩，从不拿出证明信。”那人斩钉截铁地说。班克斯太太瞪大眼睛看着她。

“可我以为照规矩是要拿出来的。”她



说，“我是说，我知道大家都这么办。”

“我认为这是古老十八代的旧规矩，”简和迈克尔听见那斩钉截铁的声音说，“老掉牙了，可以说早都过时了。”

班克斯太太最讨厌的就是过时，对过时东西简直受不了。因此她紧接着说：

“那好吧。我们可不在乎这个。当然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，因为也许，呃，也许你要拿出来呢。儿童室在楼上……”她在前面带路上楼，一路讲个没完，只顾着讲，就没听到后面的动静。可简和迈克尔在楼上楼梯口看着，对新来的人这时候的古怪举动看得一清二楚。

当然，她是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，可她上楼的办法与众不同。她两只手拿着手提袋，一下子很利索地坐上楼梯扶手滑上来。班克斯太太来到楼上楼梯口，她也同时到了。简和迈克尔知道，这种事从来没有过。滑下去的事常有，他们自己就常干，可滑上来的这种事从来没有过！他们好奇地盯着这位新来的怪人看。



“好，那就全讲定了。”孩子们的妈妈松了口气。

“全讲定了。只要我高兴。”来的人说着，拿起一块有红花有白花的大手帕擦擦鼻子。

“孩子们，”班克斯太太突然看见他们，说，“你们在这儿干吗？这是照顾你们的新保姆，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。简，迈克尔，说‘你好’呀！这是……”她朝小床上的两个娃娃挥手，“一对双胞胎。”

玛丽阿姨牢牢盯住他们看，看了这个看那个，好像在想她是不是喜欢他们。

“我们得说吗？”迈克尔说。

“迈克尔，别淘气。”他的妈妈说。

玛丽阿姨继续把四个孩子看来看去。接着她大声吸了口长气，好像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。她说：

“我干。”

事后班克斯太太告诉她丈夫说：“她就像是给了咱们大面子似的。”

“也许是的。”班克斯先生用鼻子擦了一会儿报纸角，很快又把头抬起来。



妈妈一走，简和迈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。她站得像根电线杆，双手叠在胸前。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简问她，“看来像是一阵风把你给吹到了这儿。”“是这样。”玛丽阿姨回答了一声。接着她解开围脖，脱下帽子，挂到一根床柱上。

看来玛丽阿姨不想再说什么话，虽然她哼了好多次。简也就不开口了。可玛丽阿姨一弯身去开她的手提袋，迈克尔就忍不住了。

“多好玩的手提袋！”他用指头捏捏它说。

“这是毯子。”玛丽阿姨说着把钥匙插进锁孔。

“你是说装着毯子？”

“不，是毯子做的。”

“哦，”迈克尔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其实他没怎么明白。

这时候手提袋打开了，简和迈克尔一看，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更奇怪了。

“怎么，”简说，“里面什么也没有！”



“什么也没有，这是什么话？”玛丽阿姨反问了一声，站起身子，看来好像生了气，你说里面什么也没有？”

她说，从空袋里拿出一条浆过的白围裙，把它围在身上。接着她拿出一大块日光牌肥皂、一把牙刷、一包头发夹、一瓶香水、一张小折椅和一瓶润喉止咳糖浆。

简和迈克尔瞪圆了眼睛。

“可我刚才明明看见手提袋里是空的。”迈克尔悄悄说。

“嘘！”简说。只见玛丽阿姨这时候拿出一个大瓶子，瓶子上有张标签写着：“睡前一茶匙”。

瓶颈挂着一把匙子，玛丽阿姨倒了满满一匙子深红色的水。

“是你喝的药水吗？”迈克尔充满好奇心地问道。

“不，是你喝的。”玛丽阿姨把匙子向他伸过去。迈克尔看着它，皱皱鼻子，表示拒绝。

“我不要喝，我不用喝。我不喝！”



可是玛丽阿姨的眼睛盯住他，迈克尔一下子发觉，你朝玛丽阿姨那儿一看就不能不听她的话。她有一种古怪的东西——一种使人又怕又说不出地兴奋的东西。匙子越来越接近。他屏住气，闭上眼睛，咕嘟一口。满嘴都是甜味。他转转舌头，一下吞了下去，满脸堆起了笑容。

“冰草莓汁，”他高兴得发狂，“还要喝，还要喝，还要喝！”

可玛丽阿姨的脸还是那么板板的，给简倒了一匙子。可倒出来的水闪着银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光。简尝了尝。

“是橙汁。”她说着舔嘴唇。可她一看见玛丽阿姨拿着瓶子向双胞胎走去，就奔到她面前。

“噢，别，请别给他们。他们太小。他们喝了不好。谢谢你！”

玛丽阿姨不睬她，只狠狠地看她一眼让她别做声，就把匙子尖往约翰嘴里送。约翰起劲地呱哒呱哒地喝，简和迈克尔一看洒在围涎上的那几滴，就断定这一回喝的是牛



奶。接着巴巴拉也喝到了她的一份，咕嘟咕嘟地喝下去了，还把勺子舔了两次。

玛丽阿姨这才倒了一匙，一本正经地自己喝下去。

“嗯，糖酒。”她说着吧嗒一下嘴唇，用塞子把瓶子重新塞了起来。

简和迈克尔的眼睛惊讶得鼓起来，可是没工夫多想，因为玛丽阿姨已经把怪瓶子放在壁炉架上，向他们转过脸来。

“好了，”她说，“马上上床。”她动手给他们脱衣服。他们看到，扣子和搭钩让卡蒂大婶解开很费工夫，可在玛丽阿姨手里，转眼都解开了。不到一分钟，他们已经上了床，看着玛丽阿姨在暗淡的灯光中拿出其余的东西。

她从毯子手提袋里拿出七套呢睡衣、四套布睡衣、一双高统鞋、一副骨牌、两顶浴帽、一本贴明信片的簿子。最后拿出来的是——一张折叠行军床，还有羊毛毯和鸭绒被，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。

简和迈克尔乐滋滋地看着，惊奇得说不出话来。可他们两个都明白了，在樱桃树胡